

大运河文化论坛·百家访谈

# 沧州文学之树生机勃勃

## ——访新加入中国作协的谷园、彭玲、王福利、兰香4位沧州作家

本报记者 高海涛



兰香(右一)

2024年6月12日，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“中国作家协会2024年新会员名单”中，沧州共有王月周、谷园、彭玲、王福利、兰香5人入会，数量空前。

沧州，自古便是一片诗意的土地。《诗经》从这里再生，古代有刘长卿、高适、李之仪、纪晓岚等文学大家从这片土地走出；当代则有王蒙、蒋子龙、肖复兴、李浩等作家从这片土地走出；如今新的一辈沧州作家已经成长起来，沧州文学的参天大树上长出新的枝丫，更加郁郁葱葱。

### 谷园：用通俗的再创作解读传统经典

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，谷园是从有趣的“抓周”说起。“我抓周抓到一支钢笔，我从小喜爱读书，写作文常被表扬，上中专后做校报编辑并自学汉语言文学专科、本科，读得更多，写得更多，到现在算是以写作安身立命。”提到“安身立命”四个字，谷园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虽然他一路走来，看似自然而然，说不上有什么困难与挑战，

但文学之路注定是一条寂寞之路。谷园认为，唯有尽心知命，抱定板凳再坐十年冷的决心，方得始终。从2011年开始写《吃透曾国藩》以来，谷园就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写作上，“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”。至今已出版了十几本书，发行20多万册，其中《易经》英文版、《人生四书》韩文版等著作已经名扬海外。谷

园还提出了“中国式励志”理念，并落实在每本书里。谈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有哪些独特的体会和感悟，谷园说，现代文学应当增加一个新门类，即中华传统经典的现代化解读，它不是单纯翻译为白话文，也不是学术考据，而是更为通俗的再创作，以滋养大众读者。这可能比外国文学翻译更重要。他说，传统经典多为文史哲

的完美融合，其解读，一方面笔墨当随时代，道贵从凡，要雅俗共赏，力求接地气；另一方面要不媚俗，略存古雅，探究精义，敢于“独特偏见，一意孤行”，形成自家风貌。对于未来，谷园非常坚定。他说，自己的书大部分是与文史视频节目《谷园讲通鉴》同步的，以后的日子就是要把这个节目讲到底，把系列丛书写到底。



谷园

### 彭玲：“我就是那只蝉，文字就是我的歌声”

彭玲，当过大学教师，当过编辑记者，一路为文学梦饥餐渴饮。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蝉，“当它钻黑暗之地，唯一的使命就是歌唱。我就是那只蝉，文字就是我的歌声。”尤其是20多年的记者生涯，重塑了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，让她看到了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，也在大千世界里，看到了坚强不屈的灵魂。她说：“每一

个搏击的鹰都值得我敬仰，每一株树的挣扎都令我动容。我以文字向万物致敬，这也让我的文章里，融入思想的昂扬和行云流水的洒脱。”生活的热情和冷硬，山海的壮美和辽阔，给了她思想的积淀，厚重而不压抑。沧州这片热土，交织着武术与杂技的刚柔，吹拂着海风与《诗经》的浩瀚，也赋予了她深情而温婉的品性。

她说：“沧州这片厚土如此厚待于我，把我链接在古今的时光坐标里，我看到的每一条河，都是从五千年淌来；我抚摸过的每一个词，都带着国风的气息；我看到的每一株庄稼，都生长着秦汉的基因，万物有灵，我唯有嘶声歌唱，才不枉那缕光的照耀。”“在几十年的辗转里，我逃避热闹，孤灯长坐，累积生命的厚度。这阳光，这书籍，让我有了

一种错觉，哪怕寒风凛冽，我却一直坐在春天里。我把文字种在奔赴的路上，每个白昼和黑夜以心血浇灌，6本书，就是献给大地的芳华。”彭玲说。彭玲接着说：“如果不能以文字翱翔，就让我沉没在文字的海洋里，潜泳。河流是生命的脉动，也是文化的延展，在今后的创作中，我也希望，河流的书写，成为我下一部书的主题。”



彭玲

### 王福利：用散文语言连通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

说到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，王福利说：“10多年前某个下午，一场大雪之后，一段我自认为是文学的文字，竟然在《沧州日报》上意想不到地发表了。这是我在纸媒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，也成为我真正文学之路的开始。”王福利文学创作的转折，来自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书《诗经风景——走进〈诗经〉里的风景》。当时，他写了几年散文，发现进入了瓶颈期，在思考如何突破时，就到传统文学中去补充营养，《诗经》成为他的首选。王福利制定了一个目标，将《诗经》的所有原诗，都用散文形式写出来，于是就有了了解读“十五国风”的《诗风画境——走进〈诗经〉里的风景》。没想到的，这种写法得到了肯定，荣获了冰心散文奖·散文集奖，由此

王福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。后来，王福利接连出版了《〈诗经〉是一本故事书》《节气之美·诗事》等著作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散文著作，让他的创作风格，更偏重于历史类、学术类散文；文学观念上更趋向于有历史厚度、有思考深度、有古今双重价值的探索性创作。谈及写作目标，王福利说：

“我是在传统文化经典与现代思想价值、现实生存思考之间，用散文语言构筑起联结、转换的通道。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可以说是对文学创作者某一创作阶段的一种认可。下一步，王福利还将从解读传统经典的角度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，对《诗经》等经典进行现代诠释，并使其更好地发挥引领当代社会价值观的作用。

力量，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。”这4位沧州作家成功加入中国作协，个人努力是关键，沧州大的文学生态也起到了“光的作用”。正如市作协主席苗笑阳所说：“从2019年5月作协换届以来，我们努力抓队伍建设。5年来，400多人加入市作协、61人加入省作协、10人加入中国作协，目前沧州共有中国作协会员39名。作协注重写作者的培养，把有苗头的年轻写作者推荐上去，比如推荐赵卯卯、李浩然成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；注重新会员的培养，5年来，共邀请



王福利

### 兰香：将难懂的大道理变成有趣的小故事

这样的绝佳佳作，她便萌生了当一名作家的梦想。后来，兰香成了一名语文老师，在三尺讲台上，一站就是20多个年头。小学的阅读经历，让她深知优秀儿童读物对孩子成长的深远影响。从推荐阅读到尝试创作，陪伴孩子心灵成长是她创作的最大动力。2012年，她出版了第一本亲子童话。小读者们对本童话的喜爱和对新作品的期待，给予了兰香持续创作的热情。兰香常说，写书就是写生活，真情实感的作品势必会受到读者喜爱。兰香的作品以“书写童年趣事，记录教育关怀”为主

旨，引导孩子们以欢喜之心面对生活，以从容之姿迎接未来。其中“我的成语会说话”系列、“小乐上学记”系列、“我上小学一年级”系列，分别上榜当当童书新书榜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六名，她在当第八届、第九届、第十届全国影响力作家评选活动中，连续3年荣获“人气童书作家”称号。兰香说：“我是儿童文学的写作者，更是一名人民教师。生活在孩子们中间，记录他们成长的喜怒哀乐，将难懂的大道理变成有趣的小故事，写出来让每个小读者都能在阅读中汲取成长的

力量，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。”这4位沧州作家成功加入中国作协，个人努力是关键，沧州大的文学生态也起到了“光的作用”。正如市作协主席苗笑阳所说：“从2019年5月作协换届以来，我们努力抓队伍建设。5年来，400多人加入市作协、61人加入省作协、10人加入中国作协，目前沧州共有中国作协会员39名。作协注重写作者的培养，把有苗头的年轻写作者推荐上去，比如推荐赵卯卯、李浩然成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；注重新会员的培养，5年来，共邀请

了蒋子龙、林莽、顾建平、李浩等15位名作家、名诗人、名编辑来沧授课。为让有能力的写作者冲击大报大刊，每年都集一本沧州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集《年度沧州文学作品精选》，里面不乏《人民日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大报大刊上的作品。目前，市作协正在建设“沧州市少儿文学创作基地”，已在运河区迎宾路小学、解放路小学、光明小学，孟村回族自治县实验小学建立了4个基地，把文学的种子，播撒在少年儿童的心灵。”

了蒋子龙、林莽、顾建平、李浩等15位名作家、名诗人、名编辑来沧授课。为让有能力的写作者冲击大报大刊，每年都集一本沧州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集《年度沧州文学作品精选》，里面不乏《人民日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大报大刊上的作品。目前，市作协正在建设“沧州市少儿文学创作基地”，已在运河区迎宾路小学、解放路小学、光明小学，孟村回族自治县实验小学建立了4个基地，把文学的种子，播撒在少年儿童的心灵。”

金元明清时代，沧州农业重新焕发生机，商业贸易也日趋繁荣，尤其长芦盐业更是长盛不衰。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在富庶的力量作用下，亦出于对国家科举文化政策导向的认同，“重教兴学”“诗书传家”之风起，举业方兴未艾，持续绵长，本土府州县学包括书院在内迅猛发展，众彩纷呈，有力地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。

单就沧州所在长芦而言，便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建的天门书院、清嘉庆年间创建的渤海书院等。在新的教化格局开拓下，凭借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，构成城乡的主要群体——宗族大户不约而同激励家族子弟读书问道、研经稽古、著述立言，这也成为家族文化守望的精神坐标，进而谱写书香门第延续的新篇章。任丘边氏，南皮张氏，献县纪氏，沧州戴氏、王氏等家族莫不如是。他们“才称燕赵，化首邦畿，被德钟灵，造贤育士，蔼蔼王臣，蹇蹇帝师，高义宏材，比肩接迹”，王翱、纪晓岚、张之万、张之洞等皆是其中翘楚，熠熠当时，引领后世。

就沧州区域书院教育开展的历史情形来看，目前已知书院最早者应为沧州长芦中和书院，有元人王旭《中和书院记》为证。

王旭，字景初，元朝东平人，《钦定四库全书提要》收其著作《闾轩集》十六卷时有过生平状述：“其事迹不见于元史，谈艺亦罕见称述”。王旭家贫，多以“教授四方”为生。大德元年秋，王旭接受沧州高伯川高薪聘请，自泰山来长芦中和书院授学。王旭客居沧州长芦逾5年之久，他在《闾轩集》之《本斋记》载：“余时未识其人，又未知伯川为何地，风闻而作有所未可，遂辞而已。之后5年，余至长芦，始知地名为伯川。”乾隆八年《沧州志·古迹》“伯川八景”条也这样记载：“按今州治又名伯川，金人筑金堤，俾卫水安，流通潞河入惠通，委折千里，犹神鲸鼓浪一吸百川，故名。”游食长芦期间，广交良朋，并不吝笔墨，或诗、或文记述了元时沧州的一些人物史志、地理风情，而所记又多不见录于明清沧州地方文献，传至今时，可谓弥足珍贵，如《登伯川楼》《东城春早》《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》等诗文有着很高史料价值。

王旭诸多和沧州有关的文字中，尤让人称道的是《中和书院记》。

文章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高伯川创立中和书院的初衷、建构布局、师资运营等状况：长芦高伯川，既以修祠助修庙两虎而成之，又感燕山窦禹钧之事，叹而言曰：“兴书院、养寒士，此盛德事也。北方三百余年已来继窦氏之蹻者，何其寥寥耶！余陋，虽规模不及彼，而窃有希冀之志焉。”于是买地，於所居东北积水之上，虽近闾闾而幽寂，可为士子肄业讲习之所……西阜赵公为大书：“中和书院”以表之。君又以厚币聘师儒於四方，俾专讲席，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脩之费而廩给之。其规划措置犹未已也。

从文中可知，元代长芦高伯川以克己利人、教子有方的窦燕山为楷模，舍财购地，建楼兴学，躬行教化。落成的中和书院占地壮阔，布局考究，屋室二十来间，极为轩敞。既有讲堂授教之舍，又有讲师居住之所，高墙大院间还杂以山池亭榭、茂林修竹，力图风景美化，环境清幽。在建筑硬件强化的同时，又着力提升师资水平，高薪广聘硕儒修彦任教，且对就学成绩优秀者供给廩饩，力求做到名师出高徒。

总的来看，经过高伯川和广大师生的通力打造，中和书院日益完善，逐步成为了学子们诚心正意读书的理想之所。王旭为元大德元年秋日受高伯川之约来长芦中和书院任教，可见中和书院最迟建成于大德元年，远早于毛公书院的建造。由《中和书院记》可知最早者当首推中和书院，高伯川实开沧州地域元代书院教育的先河，而绝非当今文史研究者追述的至正年间王思诚创办的河间毛公书院。

毋庸置疑，长芦中和书院的创办以及顺利进行，是与高伯川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。沧州长芦因盐业而兴，民国《沧县志》载：“沧县（注：民国初沧州降州为县）商务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，磋商靡集于此，文绣膏粱，纷华奢丽，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。”许多富商大贾聚集于此拥有了大量财富，但这一群体富足后并没有为富不仁，而是仗义疏财，造福乡梓。王旭在《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》一文中就专门描述了当时的沧州人乐善好施、慷慨好义的壮举：“况今日之长芦多轻财之义士，理桥、兴书院，香名已播于四方；焚债券、建神祠，令誉复喧于众口。”高伯川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，笃志重文教，方有中和书院这一沧州域内书院滥觞的壮举。

乾坤流转，沧桑变化。如今，长芦中和书院早因年湮代远而无觅踪迹，甚至名声亦被世人忘却，但中和书院本身蕴藉着的重文教、温良博爱、急公好义等精神内涵却世代相继，生生不息。

# 中和书院：沧州最早的书院

王立成

## 钩沉



日前，沧县凤化店乡举行了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。图为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非遗剪纸文化。苗萌 董洁 摄